

開放文學 – 神鬼仙俠 – 七真因果傳

第十八回 王玉陽以真服假 譚長真說古證今

聞說西方種異蓮，花開十文藕如船。靈台自有祇園樹，本地風光即佛天。

話說王玉陽幾句切要的話，將渾然子駁倒，回答不上，觀主在一旁拍手大笑，催王玉陽只管說出來，不必作難他，量他也不能知。渾然子見觀主說他不知，便要作怒，王玉陽即為之解曰：「老先生非不知也，不肯言也！小道敢將此理說來，大家參詳，看是也不是；夫真陰真陽者，陰陽二氣也。真陽之氣藏於肝，真陰之氣聚於肺。肝者木也，聚魂之所。肺者金也，藏魄之地。金為兌女，木為震男，木旺於東，金產於西。故喻以東家郎西家女。而欲使金木相逢，魂不離魄，魄不離魂，如夫戀妻，如妻依夫，此即陰陽會合之理。渾然老先生問我可有家室之話也，然必要借黃婆勾引，方得相見。黃婆者真意也，言是必借真意會意，可使金木兩無間隔，方能如夫妻之好。意屬土而多情，其色黃而好動，故喻之為婆。東西往來，會通兩家，如媒妁一般。懷胎者是言真氣凝結於丹田之內，如有孕之狀。真氣具足，發現於神，故曰神為氣之子，氣乃神之母，故有嬰兒降生之言，到此地步，大丹成也；可與天地同老，日月同休。」

姚老爺聞此言，稱贊不盡。渾然子恐怕王玉陽把他飯碗奪去，乃大言曰：「有德者必有言，有言者不必有德。要敢與我做坐功，要三兩日不沾茶水，才算有功夫。」王玉陽笑曰：「多的日子小道便不能坐。若說兩三天，愚下願奉陪。」說罷，兩個便賽起功夫來。就在客廳鋪下氈褥，並肩而坐。渾然本能坐三兩日，不沾茶水，只因要與玉陽比賽，已著了一點忿恨在心，遂致坐不安寧，生出許多煩惱一時要想喝茶喝水，一時又出恭解泄，一日下單幾次。坐到第二日，便坐不住了，竟下坐尋飲食吃，打起瞌睡來了，睡得鼻鼾連天。王玉陽硬坐到第三日，才下單來，反覺神清氣爽。姚老爺再三誇獎說：「師傅坐工，老先生不能及也。」王玉陽曰：「非老先生不及我，因他年紀高大，人老氣衰。若我到他那般歲數，只怕坐半日也不能耐。」渾然子聞說，心頭悅服，重來與他談敘，不敢自高自大，漸漸虛心下氣起來。

王玉陽在姚府住了幾日，也教了他幾段玄工，兩下甚是相得。一日王玉陽推說到遇仙觀取單行，一去數日，不見回來。姚崇高打發家僕去問，觀主說他當日便走了。姚老爺聞聽此言，跌腳長歎，自謂無緣，渾然子亦有不捨之意。去了王玉陽之事，又表劉長生與眾道友離別之後，南遊一遭，復往東魯，在泰山精修工三年，得成正果，飛升上界，赴宴瑤池，參拜王母。見王母身後有數十輩仙女簇擁容顏殊妙，世間罕有，難描難畫，可愛可羨，未免一念之動，將眾仙女偷看了一眼。王母問曰：「汝瞧她們，意欲何為？」劉長生聞王母之言，自知失禮，惶恐謝罪，俯伏奏曰：「臣偶見霓裳飄舞，彩袖展揚，無意之間，將仙女瞧了一眼，的其實並無別意，望慈顏赦罪。」

王母責曰：「人我猶存，色相未空，縱使金丹成就，不能超凡入聖，可再下凡間，苦修苦煉。」即命仙官送下。南天仙官奉了王母之命，領著劉長生來至南天門，劉長生正要乘雲氣而下，早被仙官推了一掌，跌下南天門去，忽然驚醒，才如是夢幻。回思瑤池之事，真乃一念之差，沉重陽先生也曾說過：我於丹道俱優，只是色相未空。今夢入瑤池王母責備之言，正與先生相同，但不知這段工夫如何做法？必須下得山去，訪一位高人指示，於是下得山來，行不數日，遇見譚長真，各將往事訴說一遍。劉長生曰：「你不受顧家供養，念頭不為不正，我在瑤池錯瞧仙女，念頭不為不差，今欲煉空色相，未識從何下手？」譚長真曰：「昔者許旌陽少年之時，專好射獵。一日獵於山中，箭射小鹿，小鹿帶箭奔逃，旌陽率家人遍山尋覓，得二鹿於山凹。小鹿臥地，大鹿與之舔傷，見人來，大鹿也不走避，俱被所獲。回家釋縛，二鹿已斃，剖腹視之，母鹿腸已寸斷，其小鹿雖受傷，而腸卻完好。可見痛子之心，比受箭之苦分外痛切。旌陽睹此情形，心中惻然，遂將弓箭拆毀，入山修煉，得成正果。意欲化度十力，乃登台說法，收得有弟子數百餘人。」

一日旌陽對眾弟子說：「汝等數百人不為不多，棄家學道不為不虔。但修行之人，要看空色相，汝等能見色不貪乎？」眾弟子齊應曰：「若論財氣與酒，或者未能盡去，至於色字我們原看得淡，並不貪他。」許旌陽曰：「汝等說得這樣乾淨，只恐未必。」眾弟子答曰：「我等豈敢妄言騙哄師傅。」許旌陽曰：「我有一法，可試虛實。你們每人各準備木炭一段，要二尺餘長或三四尺更好，放在牀上伴你睡一夜，到明日早晨起來，交與我看，自有的確工夫傳與汝等。」眾弟子聽了此言，不知其故，各去準備木炭置於牀上。

是夜，弟子一覺瞌睡醒來，身旁有人同睡，以手摸之，溫軟如綿，光滑似玉，再探下體，卻是女身。慾火忽熾，按捺不住，即與之綢繆。真陽既泄，猶依依不捨，相抱而眠，及至天明，外面喊叫：「快來交炭，師傅等候多時了。」眾門人從夢中驚醒，人人懷中抱著一段木炭，正在驚疑，外面又在喊叫：「只得穿上衣服前來交炭。」旌陽吩咐眾弟子站立兩班，挨一挨二來交。眾弟子聞言，不敢違拗，站立兩邊，即有一人上前交炭。許旌陽問曰：「你有多大年紀？」其人曰：「弟子今年七十六歲。」許旌陽說：「你偌大年紀為何把這色字看不破？」其人答曰：「怎見得弟子看不破？」許旌陽曰：「既然你把這色字看得破，你那炭上糊的是啥？」其人將炭一看，半腰之間，有些淡淡的白點，形跡穢污，始知是昨夜所泄真陽，自覺無顏，低頭喪氣，不敢做聲。眾人才知昨夜所淫之女，即木炭所變也。再看炭時，形跡更多，都怕出丑，各個呆立，不來交炭，連催幾次，毫不動彈。只有一人笑而上前，將炭呈上，毫無跡印。許旌陽問曰：「色者人之所好，汝緣何不好？」那人答曰：「弟子從色中煉出來的工夫。」許旌陽問他怎樣煉法？他說：「凡有所好，必有所懼，始則恐不得到憂，既到了手，朝歡喜樂，不肯休歇，人則神衰氣弱，又懷性命之憂，是以懼也，懼甚必避，故對境而忘情，絕欲以保身。我幼年之時浪蕩不戒，終日眠花臥柳，竟年不歸，把那煙花院當做自己屋裡，見過了許多美貌嬌姿，說不盡無數風花雪月，弄傷了神，懼而欲避，避不可得故逃在此而學道，欲保全性命，不復貪戀美色，此無他巧，不過見多識廣，經歷過來。」許旌陽聽罷點頭。即將眾弟子遣回，單留他一人傳以道妙，後來也成了正果。以此論來，凡事總要經見過，見得多，方才看得淡、去得下。

譚長真把這一輩古人講完，劉長生曰：「我原無意於內事，不過悅其外貌，他日當往煙花院去，覽盡油頭粉面，做過見多識廣，使眼睛空闊空闊。」譚長真約他到晉地，看道祖降生處。二人走了多日，路上會著王玉陽同往前行，王玉陽便將姚府渾然子盤道之事對他二人講說一遍。劉長生笑曰：「倒便宜了這老兒，把我們的道妙被他得了去。」王玉陽曰：「若不是我會坐工，那老兒猶不肯服。」譚長真曰：「這樣看起來，坐工是我們學道之人的打門槌，凡在吾門者不可不學也。」三人邊走邊說，忽聽後面有人喊叫說「你們走得好快。不知此人是誰？須看下回分解。」

嬌姿原是粉嵌樓，暮樂朝歡總不休。
一旦無常萬事了，夜台難逞舊風流。